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武略類

有武略者得巴圖魯 國朝以巴圖魯為勇號，獲賞者榮，得清字者尤榮。巴圖魯之稱始於元代，致死疆場之義，蓋獎其為勇士也。有武略者始得之。

漢族將才

國朝從龍諸佐，蔚起關外。及聖祖平三藩後，則漢族名將西北為多，如提督侯爵張勇及子雲翼；提督男爵梁化鳳及子浙閩總督肅；提督子爵王郡及子總兵守乾；提督陳福及子提督大用；廣東提督殷化行；貴州提督楊天縱；提督副將軍董芳；皆陝西人。雲南提督伯爵趙良棟及子廣東總督宏燦；巡撫加總督銜宏燮；提督將軍王進寶及子總兵用予；提督岳昇龍及弟提督超龍子威信公大將軍鍾琪；提督鍾璜孫巡撫濬；提督馬際伯及弟提督見伯、總兵觀伯、副將顯伯；提督潘育龍及姪孫提督元善；提督韓良輔；總兵師帝賓及子提督懿德；提督樊廷及子總兵經文；又兄弟總兵康泰、康海；總兵圖形紫光閣高天喜；皆甘肅人。及三省教匪靖，而蜀將競興。東南海賊橫，而閩帥繼起。至於粵寇盪平，凡著名將帥盡隸湖南。勦擒之役，參以皖將。二百餘年以來，以一省人材備五等封爵者，前惟四川，【嘉慶中，□七省提鎮，四川居□之九。】後惟福建、湖南耳。

丹竹勇冠一軍

丹竹者，江西安仁某寺僧，羅山王起師時三□六將之一也。勇冠一軍。嘗從揭重熙襲撫州，猝遇將軍王得仁，丹竹以步逐馬，刃及得仁面，幾獲之。後金聲桓過安仁，聞其病，遣九騎往縛之，丹竹力疾起，呼所部□餘人伏於隘，而單身入肆。金騎雖知其為僧，然不知其即丹竹也。因問：「識丹竹乎？」遽應曰：「我是也。」拔劍殺二人，七騎者上馬馳，遇伏，獲其二。再前，又獲其三，得歸者纔二騎耳。金過廣信，丹竹以木椿置水中，舟盡碎，多泅水死，丹竹盡其所獲而返。

轉菴和尚說韓大任就撫

轉菴和尚俗姓孫，名旭，餘姚人。嘗中順治丁酉武科。有盜邱甲聚不逞數百人，為閭閻害，邑令不敢攬。慨然曰：「目睹鄉里受害而不救，非人也！」因選強弓利矢，命壯丁負糶夜攻其巢，咸射殺之，獨邱甲潛逃。隱恨刺骨，挾蜚語，訟諸邑中。邑令與之素有隙，因誣其通海，置之獄，乃夜毀柵垣出，亡走滇南。吳三桂叛，偽將軍韓大任招至帳下，極賞之，曰：「奇男子也。」大任屢寇萍鄉，為安親王軍所阻。吳促其師期，大任爽然曰：「吾竭力以事吳王，何相迫若是之急？」孫聞而悅曰：「此丈夫報國時也。」因說大任曰：「將軍之事吳王，已至矣。為之闢地攻城，戰無不克，數月之間，招徠數郡，未聞王有尺寸之獎。今一旦偶愆師期，即肆意辱詈，待以奴隸。兵戈方始，其慢士已如此，吾恐鐘室之禍，復見於君也。」韓色沮。會姚啟聖往招撫，大任疑未決，復進曰：「今大清恢復閩越，事業已成，吳王之敗，在於目睫，將軍何尚作兒女之態也？」大任乃從撫。旋薙髮為僧，居杭州侶雲菴，號轉菴和尚，年八□餘始逝。

王文靖疏請誅吳應熊

康熙癸丑□二月，吳三桂反書至，一夕，都城內外所在火起，蓋三桂子應熊方以尚主在京師，其黨為之也。王文靖公熙疏請將應熊速正法，傳首楚蜀，以寒老賊之膽，絕群奸之望，而激厲三軍之心。應熊尋伏法。始，三桂恃鴟張之勢，子又戚懿，朝廷必不殺，以為之招。及聞應熊死，驚悸氣奪，遂底於亡。

圖文襄才略出眾

圖文襄公海，馬佳氏，輔翊世祖、聖祖，功業卓然。初，為中書舍人，負寶從世祖之南苑，上心識之，立授內閣學士。不數年，洊至大學士。康熙初，奏茅麓山之捷。甲寅冬，吳三桂既叛，察哈爾復蠢動，事聞，聖祖憂之。孝莊后曰：「圖海才略出眾，曷任之。」乃即召見，授以將印。時諸禁旅皆南征，宿衛盡空。因奏請選八旗家奴之健勇者，得數萬人，令翌日聚德勝門。是日黎明，至教場檢閱畢，疾趨以行，不許夜宿。每至州縣村堡，命眾奴掠之，獲金寶無算。不數日，抵察哈爾，下令曰：「前此所掠，皆士庶家，不足為寶。今察哈爾承元後數百年之基，珠玉貨寶不可勝計，汝等終身富貴也。」眾踊躍，夜圍其穹廬，察哈爾部長布魯額不及備，擒之。圖分散財帛，獎勵士卒而歸。陛見時，聖祖責其攜掠宜府等郡縣，以有司劾章示之。圖謝曰：「臣實無狀，惟以輿僮之賤，禦方強之敵，若不以財帛誘之，何以得死力？然上待臣奏績而後責之，實上之明也。」聖祖大悅曰：「朕亦知卿必有為也。」復命西征，因請豁所過租稅，以恤邊氓。

許氏精韜略

許氏，奉天鐵嶺人，為鎮平將軍一等男、諡襄毅徐治都夫人。精韜鈴，善騎射。偕襄毅出兵，每自結一隊，相為犄角，以故戰功居最。康熙甲寅，吳三桂犯湖南，襄毅往援彝陵，夫人駐防江口。丙辰，鎮將楊來嘉叛應譚洪，夫人脫簪珥犒師，曉以大義，沿江勦殺，屢卻之。八月，猝犯鎮署，夫人中礮斃。將軍蔡毓榮等具狀以聞，特旨優卹，予雲騎尉世職，以次子永年襲。廕襲自母氏得之，殊僅見。

蔡毓榮夙有將略

乾隆初，宗室杜某任安徽按察使，有畫士年九□餘，貌奇偉，自；號衣道人，杜善遇之。一日，泫然淚下曰：「某本滿人，康熙丙辰，初從滿洲某將軍征吳三桂，將軍以軍降，某恥為其下，乘夜潛出，流落江湖，以賣畫為活。」因言：「當日滿洲諸將，自貝勒尚善一路外，皆懷二心。有欲舉襄陽以北降者，賴夙有將略之蔡毓榮持之以免。故屯兵岳州城下，八年不戰，諸將皆閉營壘而已。後幸吳死，其黨自潰。又聞東西兩路屢次奏捷，始不得已進兵。【東路為康親王，西路為馬文襄公。】及賊平，諸將皆蒙上賞，而東西兩路反以敗亡致罪，良可慨也。」

于清端勦撫兼施

吳三桂之變，全楚震動，土匪蠭起。時于清端公成龍守武昌，勦撫兼施，計擒大冶賊黃金龍，斬之，降其眾數千。捷聞，巡撫張朝珍持露布示僚屬曰：「人謂我不當用醉漢，今定何如？」蓋清端嘗襄事秋闈，陪大吏觴兩使者，抵掌論時事，飲數□巨觥，闈中皆笑其酒狂，故張及之也。

希佛奇謀致勝

三藩之叛，諸將率多逗遛不戰，擁兵自衛。惟護軍統領希佛累戰有功，多以奇謀致勝，軍中呼為賽諸葛。康熙庚申元夜，統軍攻衡州。賊將夏國相、胡國柱擁重兵守之。希謂眾曰：「衡州為吳逆偽都，防禦極嚴。若使豫為治具，難立克。頓兵堅城之下，最為兵家忌。不如乘今夜令節賊疏懈時暗襲，此李愬入蔡計也。」因連夜趨兵抵城下，賊果皆酣飲，一鼓下之，夏胡倉皇跣足遁。乃撫恤殘黎，湖南都郡傳檄而定，為南征第一戰功。

半邊紅饒將略

吳三桂兵之直逼長沙也，滿洲某鎮將，年老而性怯，即欲以城歸降。時有張遊擊者請戰，數有功。張饒將略，喜著羊絨絳袍，單馬入陣，戰酣，輒袒露半袖，驍勇絕倫，軍中號曰半邊紅。後鎮帥忌之，誣以他罪而置之，一軍皆哭。

黃性震密陳平臺方略

康熙癸亥，平海寇鄭成功，發蹤指示，以姚啟聖為首功，而實多出於漳浦黃太常。方啟聖奉命入閩，太常謁軍門，條平海□便。啟聖用其策，相與密謀，伺間出奇，先收諸要地以蹙其勢，乃大開修來館於漳州，來降者予官服車騎，即亡，無所問。卒有亡入賊者，皆誇示所有，賊心動。諜至，密使諸營厚款之，諜即以情輸。戰有日矣，或壞館舍，盛供具，大書某鎮某官公館，聲言某

月日某將當來降。賊互猜貳，歸者日眾，賊黨日孤，乃一鼓而下□九寨，遂復海澄，克廈門。澎湖一戰，鄭克塽面縛求貸死，海寇以平。方諸將克廈門時，議悉誅賊黨，而以其子女資財犒軍，啟聖申禁令，全活數□萬眾，亦由太常密請也。太常總藩湖南時，適武昌夏逢龍亂，已陷四府，廷議出京軍，聖祖曰：「湖南有黃性震在，彼佐平數□年海氛，何愁么麼跳梁輩。」時撫臣亦擬請兵，太常第主靜鎮。未幾，逢龍果誅死。

施琅善水戰

施襄壯公琅少有識度，膂力絕人。通陣法，尤善水戰，諳曉海中風候。明末從軍，討山寇有功，授游擊。嘗隸黃道周麾下，道周不能用，乃謝去。鄭成功託明遺民棲海上，以琅為左先鋒，而心忌其能。琅以法誅逃將，成功怒，執琅，囚其家屬，琅脫身歸本朝，父與弟皆遇害。成功後悔之，嘗曰：「楚國之禍，其在子胥矣。」康熙癸亥，琅平臺灣，成功孫克塽率其屬迎水次。人謂琅必報仇，琅曰：「絕島新附，一有誅戮，恐反側不安。吾所以銜恤茹痛者，國家事重，不敢顧私也。」宣布詔書，撫納降附，遣克塽等次第渡海，至內地待命。

漳浦藍氏多將才

澎湖之戰，漳浦藍理實為前茅。敵艦蔽江迎戰，礮中過腹，腸出矣，血淋漓，族子法為掬而納諸腹，四弟瑗傳以衣，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。理大呼殺賊，不暇顧也。有荷醫治之，卒無恙。臺灣平，入都，抵趙北口，遇聖祖車駕出水圍，馬凝立，不及避，乃舍騎，步入梁園中。駕至，遣侍衛問誰騎，藍乃出曰：「臣藍理從福建來。」聖祖問：「是征澎湖時拖腸血戰之藍理邪？」奏曰：「是。」召至前，問血戰狀，解衣視之，為撫摩傷處，嗟歎良久。嗣專閩浙省，每遇南巡迎謁，聖祖輒指其面，語諸王公以拖腸血戰狀。又引見皇太后曰：「此破肚將軍也。」理之諸弟，皆以平臺功加都督。瑤功最多，未仕卒。瑗至金門鎮總兵，與理皆喜書擊窠大字，揚盾一躍三四丈。珠官參將，勇不讓諸兄，而性敏嗜學，能背誦《通鑑綱目》，不遺一字。

宋瑛鎮撫譚兵

康熙戊辰六月，商邱尚書宋瑛奉命撫江西。舟次蕪湖，聞楚北兵譚，西江震恐，亟鼓棹入南昌，撫慰之。蒞事未□日，突有奸徒李美玉、袁大相勾結，以西字帖授其黨，將以詰朝謀不軌。既偵知奸謀，乘夜計擒二元惡，旦即懸首藁街，餘黨遂散。

韓傑股用兵合六韜

韓傑股，朝鮮忠臣明璉孫也。康熙時，任正紅旗護軍統領，隨經略莫洛西征，分防延安花馬池。副將朱龍既叛，進攻吳堡，韓往救之。見賊營河西，乃曰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黃河巨浪浸天，賊不防我飛渡，可出奇致勝也。」因命偏將造筏，若計日渡者，夜率健卒五百，抱馬鬣而涉，暗襲賊壘。朱龍倉迫授首，三邊底定。又於通渭、伏羌等處偕張勇奏捷。後馬文襄公督師，面獎之曰：「君素不識字，何以用兵頓合《六韜》若此！」

王進寶降保寧賊

王進寶下保寧，賊將據邑不降。進寶披襟而語之曰：「何不射我？」賊眾愕然。因說以順逆，賊開關延入，井里不驚，曰：「此仁義將軍也。」

高文良撫鄧橫苗

康熙庚子，漢軍高文良公撫粵西。鄧橫苗叛，單騎入寨，宣布朝廷威德，苗眾投刃拜馬前，受約束而還。雍正初，遷雲貴總督。高為人淵深，勤於治事，胸摩文案，肉胼起。累任盤錯，不喜功，不釀亂，奏刀砉然，關節開解，所至，人咸懷之。

年羹堯兵法

雍正癸卯，年羹堯征青海，營次必傳令云：「明日進兵，人各攜板一片，草一束。」軍中不解其故。比次日，遇塌子溝，蓋淤泥深坑也，令兵士各將束草擲入，上鋪板片，師行遂無阻。番人方倚此為險，不意大兵驟至也，遂破之。

征西藏時，一夜，漏三下，忽聞疾風西來，俄頃即寂，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，往西南密林中搜賊，果盡殲焉。人問其故，年曰：「一霎而絕，非風也，是飛鳥振羽聲也。夜半而鳥出，必有驚之者。此去西南□里，有叢林密樹，宿鳥必多。意必賊來潛伏，故群鳥驚起也。」

岳鍾琪謀定後戰

岳鍾琪，字東美，號容齋，甘肅蘭州人。著有《蘆園》、《蛩吟》二集。身長七尺，駢肩善射，飲食兼人。性嚴毅，善將兵。每登壇，將弁股栗，部伍整肅，無敢譁。士卒疾苦，必躬自拊循，以故人爭效命焉。

康熙己亥，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，從征至察木多，偵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，誘各番酋守三巴橋，遏官軍。三巴橋者，進藏第一險也。乃選能番語者衣番服，馳至落籠宗，擒其使者五人，殺六人，諸番以為神，相與匍伏降，無梗道者。番中有黑喇嗎者，號萬人敵，岳以計手擒之，遂下喇哩。

雍正癸卯，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，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授岳參贊大臣，飛檄行調。岳沿途相機勦撫，自松潘至西寧，五千餘里，烽煙肅清，青海為之奪氣。年命征爾格弄寺喇嘛【羅酋黨也。】於華里，華里有山甚險，其下五堡環峙，寂無人聲，岳曰：「是有伏也。」遣騎搜之，堡內賊果起。岳以三千人分為三，追殺賊萬餘。甲辰，出塞，抵喀喇烏蘇，斬賊千餘。尾追一晝夜，乘勝前進。路見野獸奔逸，岳曰：「此前途有放卡賊也。」蓐食疾馳，果擒百餘，自此羅黨探信者為斷。

岳之用兵，嘗謀定後戰。定西藏，平青海，率以謀略為先。有邸在京師正陽門外，其建築悉按奇門法布置，居者動之，則災患立至。固可想見其規畫也。

陳仙掌縱論形勢

陳載華，字仙掌，乾隆時，嘗以武舉充洞庭標弁，曹耀珩屢訪之，時陳年已四□有四矣。見其晨斲刀劍上馬謁大府，夜則燒燭坐談，縱論形勢及西征戎馬事，指畫掌上。偶彎強弓，雄傑自喜。曹笑而撫其背曰：「此固吾□年前之仙掌也。」

策零知兵法

超勇親王策零面白皙，髭數莖，狀不類蒙古人。饒將略，有元臣木華黎所著兵法，世藏之，故用兵多合古法。掌大將軍印幾四□年，未嘗戮一偏卒，曰：「三世為將，道家所忌，吾敢恣意殺戮，貽禍後人耶！」弟郡王車克登布以勇捷稱，高宗嘗以霍去病、曹彬比之。孫拉旺多爾濟有祖風，尚和靜公主，掌宿衛四□年，所領將卒，無不用命。和坤當權，諸臣奔競其門，王獨與之梗。嘉慶癸亥春，有成德之變，喀拉沁貝勒丹某為刺傷，王以手接其腕，德莫能支，遂被擒。

鄂文端善將將

鄂文端公爾泰節制滇南七載，相從者多智勇之士。嘗命張廣泗征花苗，開筵設樂，設笑竟日，而不及兵事。及暮，張不得已，請將略。愀然曰：「老夫誤用人矣！夫轉運糧糈，整備甲仗，惟老夫是問。至於兵機難測，轉瞬變易，惟在臨事處決，安有預定機謀而能勝人者哉！」張佩服。哈軍門元生、董將軍芳皆出其幕，為一代名臣。此數人者，至其家，皆執酒掃賤役，其家亦備僕視之，如郭汾陽之於李西平、馬北平，蓋善將將者也。

海蘭察進殲敵而退全師

乾隆朝名將，以超勇公海蘭察為冠。結髮即從戎，每臨陣，輒微服，率數□騎，繞出賊後，知何處有隙可蹈，輒衝入賊隊，左右疾射，使其陣亂而官兵乘之。且能望雲氣，以決賊勢之盛衰，戰事之勝負，而又察山川脈絡，知安營汲水之宜。聽地窖，識賊馬之多寡；驗馬矢，料敵去之遠近。即倉猝間手彈弓弦，亦能預測利鈍。以故進必殲敵，退亦全師，操縱神奇，誠不可及也。

賽沖阿紀律嚴明

高宗建立健銳外火器二營屯郊圻，命綜理王大臣勦加簡練，賞罰嚴信，故滿洲武臣多出其間，如德楞泰、賽沖阿其尤著也。賽

本寒族，膺健銳選，屢建功績，洊至吉林將軍，德倚之如左右手，與楊時齋少保名相埒。後以積勞內遷御前大臣、領侍衛內大臣，實行伍中所僅見者。行師紀律嚴明，家無餘貲。文員間有饋遺，皆立賞士卒，云：「此皆汝等之勞瘁所致，余何敢厚蓄也！」仕至極品，惟藏裘裘數筒，屢顧之曰：「微末士卒，宦囊殊可觀。」性雍容，不問家人生產。紀綱以簿書進，即麾之去，曰：「有汝等何用？此瑣事，尚煩乃翁耶！」

黃文襄運糧之法

乾隆中，漢軍黃文襄公廷桂督陝，時西域用兵，勦撫並用，糧運維艱。黃以為當先安內而後攘外，外夷跳梁，國無大損，若因軍需騷擾，致內地有事，則所繫者大。乃命運糧車□家抽一，厚其值，許乘便鬻物，民踴躍爭先。又以糧待盡而後運，則士飢；馬待缺而後補，則戰忞，命安西至哈密沿途開池畜豆，馬行且餵，故馳千餘里愈壯。臺站有缺米者，曰：「吾撫蘭時，曾買穀三百萬石，分存河東西，正為此耳。」蓋久知高宗之欲西討也。

宋元俊獻三路進兵策

宋總兵元俊，字甸芳，以武進士任四川阜和營遊擊。乾隆辛卯，金川酋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，其黨小金川酋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，據班瀾山，阻官兵進路。被害者相繼告急，總督阿爾泰知其素得夷心，命抵賊巢，責問原委。至刮耳崖，索諾木迎謁，詭以革番內變為詞。宋知其詐，歸告阿曰：「兩酋犄角為姦，陽順從而陰怙惡，非大創不可。如興師，當先取小金川。」獻三路進兵策：一從班瀾山直掠小金川門戶；一從貢嶺截取甲達金山梁，救達圍而趨美諾；一繞小金川尾閭，由約查進攻遜克宗。阿奏聞，高宗命副將軍溫福、提督董天弼分路進兵，總督阿爾泰駐後路，居中控制。

阿文成獨操神算

阿文成公之在軍也，恆獨坐帳中，秉燭竟夜，以飲酒吸淡巴菰自遣。有時拍案大呼，問以長嘯，則翌日輒有奇謀，而出陣必奏凱矣。文成固神算獨操也。

阿文成移營先見

乾隆壬辰，阿文成公征金川。一日，安營已定，忽傳令遷移，諸將以天暮，力阻。隨發令箭云：「違者立斬！」軍人雖從之，而不免怨誹。迨昏夜大雨，前此營基，水深丈餘，幾可漂沒，咸詫為神奇。阿曰：「我有何異術？特見群蟻移穴，知地熱將雨耳。」

梁朝桂鬪才不鬪力

提督梁朝桂少為黔中步卒，從征金川，勒烏圍為賊壘之險歧處，兩次皆不能進，阿文成公圍之經年。梁奮然進曰：「朝桂聞之，將恃鬪才，不鬪力。今賊壘堅固叢立，我兵仰攻，彼據建瓴之勢，人非木石，焉能抵槍礮？是殃民也。不若覓他嶺嶂賊所不守者，繞道攻其後。賊進退失險，我兵合擊，狄武襄所以下崑崙也。」阿奇其言，與卒數百，竟殲賊殆盡。

張芝元計除金川賊諜

總兵張芝元，川中人。從明亮征大金川，有番僧某，為賊偵洩軍中事，張進言於明曰：「軍中機宜，動為賊覺，兵家大忌也。今番僧某受我封號，陰為賊諜，非翦除之，賊無滅日矣。」明聽其言。會大風雪，命張率數□人為出差狀，宿寺中。張故通番語，自取囊中脯鮓，與僧煮酒痛飲，情甚歡洽。僧醉眠，張出寺聚柴焚之，僧皆熬死，賊諜乃斷。

陸朗夫靖人心

陸中丞耀，字朗夫，吳江人。乾隆壬申舉京兆，補中書，入軍機，傳文忠公倚為左右手。遷州郡，以廉直稱。風骨秀整，靜氣迎人，雖恂恂謙謹，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。甲午，壽張王倫作亂，距運河甚近，人情洶洶，爭欲閉城。陸不可，曰：「寇未至，先閉城，是示怯也。且鄉民爭入城，何忍棄之？」乃募鄉兵拒守，而身坐城闈，彈壓稽察。賊知濟南有備，乃不敢南向。

鄒湘為年羹堯運籌

山左鄒湘，貌突兀，有韜略。初，讀書別墅，某夕，聞門外有鼾聲，出燭之，則一蟠髮雙方臥門側。聞啟門聲，驚醒，謂夜深迷途，願假宿於此，許之，延入耳舍。黎明，叟已逸，不知其從何出也。壁有題字，則約湘會於郊野之期。如期往，雙方據溪石坐，怒曰：「孺子何後期？當以後五日來。」又至期，夜半即往。少選，叟至，認而求教，叟與以一書，曰：「子歸而熟讀之，王者師非異人任矣。第子非青紫中人，毋戀戀仕途也。」叟言訖而去。

書中所言，為奇門遁甲之方法，山川關塞之形勢。於是思遠游，挾策干當路，豫、晉、秦、蜀悉周歷焉。先投岳鍾琪，語不合，乃去而謁年羹堯。年禮賢下士，相得甚。一日，預宴，方拇戰，湘亟索巨觥，吸盡，噴之地。年大詫，湘曰：「秦城火方熾，以此滅之。」年馳檄詢之，果於是日火，有傾盆之雨，挾酒氣，火遂熄。自是奇之。逾月，而年遣校運輜重赴邊，首途久矣。一日，年坐廳事，議軍務，湘侍坐，忽起立鞠躬，作囊裝挾溺狀。年大惑，意其驟得癡疾也。詰之，湘曰：「校歸，當知其故。」未幾而校至，言：「舟覆中流，彷彿若有神援之者，因得免於溺。」年咋舌稱歎。時金川賊猖獗，王師屢敗績，求計於湘，湘曰：「賊雖飄忽善戰，特多方以疲我耳。軍無宿糧，勢已窮蹙，惟當堅守堡塞，徐伺其敝而亟乘之，鮮不濟矣。」年從其計，乃一鼓克之，金川於是遂平。湘運籌幃幄，灼知敵情，殆亦天眼通之流亞歟？年以湘有功，欲獎以官，湘固辭不受。時乾隆丙申也。

阿文成能使部將用命

乾隆辛丑夏，阿文成公方視浙江海塘，高宗遣和珅往代之，命其征撒拉爾之回。和至，語文成以諸將驕蹇不用命以至失機。旋問文成進兵狀，文成默然，惟傳令諸將，期以次日黎明集轅門。和坐其側觀之，每呼一將，授以方略，諸將皆唯唯。海蘭察夙以權謀自負，獨於文成受命惟謹，無敢忤也。

趙翼知城不可棄

乾隆丙午，陽湖趙雲松觀察翼乞養歸，值臺灣林爽文作亂，浙閩總督李侍堯自浙赴閩，治軍事，趙偕往。臺灣鎮總兵柴大紀以易子析骸入告，諭鎮臣以護遺民內渡，命李折閱，仍封發。李示趙，趙曰：「柴總兵久欲內渡，畏國法，故不敢。一棄城，則鹿耳門為賊所有，全臺休矣。且以快艇追敗兵，澎湖其可守乎？大兵至，無路可入，東南將不可問。宜封還此旨，某已代繕摺矣。」李悟，從之。翊日，接追還前旨之諭，及批摺回，李膺殊賞。

福康安能用海蘭察

乾隆丁未，臺匪林爽文平，高示召見德少司空成，以福康安視阿桂何如詢之。德奏云：「阿桂能指搗海蘭察，福康安則極力周旋之，方得海蘭察之力，以此不如阿桂。」上云：「汝所言亦是。但阿桂出師西域，海蘭察係末弁，夙感阿桂拂拭之恩，故願效驅策。海蘭察為金川參贊，福康安尚係領隊，一旦驟臨其上，不能不謙謙自下，倚為干城。兩人境地不同，福善周旋，是以平賊。」

和琳濟軍食

乾隆庚戌，用兵廓爾喀，制府和琳督糧餉。以久戰荒徼，艱於轉運，乃命驅羊負米以濟軍食。

海蘭察用兵善思

海蘭察生有神力，矢無虛發，中者輒死。用兵由天授，善以少擊眾。乾隆壬子，從征西藏科爾喀時，至吉龍，兩大山間阻深溪，溪岸可容一足。駕橋，則敵爭之，石礮雨下，聲若雷鳴。將軍福康安計無所出，問策於海，海笑曰：「此易攻耳！予我人五百，八日糧，勿問我所往。」乃囑翼長某速備橋材，八日後駕之，當無一人敢爭者。海令故嚴。及駕橋，敵爭如故，皆曰：「不意海蘭察今乃妄語，賊滿山來，何謂無一人？」正疑慮間，敵亂，左右奔。山上火發，見我兵矣，群指曰：「彼巖間端坐者，非海耶？」急渡，合而殲之。福康安設酒問其故，曰：「用兵無他，在善思耳！此澗水也，非江非河，源近，發源之山必相連。沿澗行，流漸細，百里外果得山梁。踰梁行兩山，望見賊營，眾伏草間待期，如獸遇獵，不敢動。戒士卒勿語，恐邏者聞。五百人塊然

如木石，顧度長日如年耳。糧盡而期至，賊空營以爭，吾據其營，斬守營賊，以上攻下，雖賁育不敢抗，況驚蛇亂竄乎！」福歎服。

海貌恂恂，訥於言。然負氣好勝，與權貴齟齬。和珅嘗訐其在隴西收受皮毛等物，高宗笑曰：「海蘭察能殺賊，收皮物以禦寒，何必詰責？汝輩不能殺賊，亦豈能謝絕人情耶？」和大慚沮。

陶世鳳安反側

乾隆中，陶世鳳知新興縣，監生趙簡祥合七邑匪徒，歿盟為不軌。世鳳躬率壯勇，猝擒其魁，獲逆名簿，佯笑曰：「封官授職，是優伶演劇所為，詎可呈上官耶？」當眾焚之，反側乃安。

楊芳善謀

楊誠齋軍門芳，貴州人。入行伍，藉軍餉贍家。乾隆乙卯，楚苗竊發，毗連黔境銅仁諸苗，亦乘時蠢動，攻銅仁寨。遊擊孫清元欲棄寨避之，楊奮然曰：「芳聞尺地寸土，莫非為天子所守，奈何委於賊？」孫壯其言，戰敗。

時福文襄王督師，命諸將移寨。聞敗，怒，欲置孫於法。孫叩首曰：「非卑將之過，皆楊芳一人意。」王召楊至，詰曰：「汝何人？敢抗吾法！」楊大聲曰：「芳幼讀聖賢書，惟知忠孝。今寨雖小，天子所付畀，若輕棄，是違君命也，故芳欲一戰以揚士氣。其勝與否，自有主之者，非芳之罪。如使芳執殲效命，早馬革裹屍矣！」王異之，命為親軍，日見委任，不數載，官至專閩。芳與楊時齋軍門遇春為布衣交，遂通譜。芳善謀，時齋善戰，二人如左右手，不可須臾離。鎮陝安，政令寬洽，民感其惠。嘗陸見，署篆者暴虐，激變營兵，亂軍蒲大芳揭竿起。然感楊舊德，曰：「楊夫人在鎮，勿殺害。」乃共舁夫人轎送出南山，叩拜去。

劉清降川賊

劉清，貴州撫順人。以拔貢起家，官蜀，有「青天」之名。嘉慶丙辰，教匪王三槐倡亂，劉方由縣丞遷知縣，賊知其名，遇戰輒逃。川督宜綿嘗命招撫三槐，三槐隨至總督營，約率所部出降，然實詭規虛實，無降意，還營復叛。丁巳，劉復至羅其清營，其清故部民，甚德劉，劉望之大哭，其清亦哭，即請罪，留宿其營，奉牛酒，聽約束惟謹。復遣卒導之徧入徐冉、王冷各賊營，皆開壘列隊，迎送如禮，惟孫士鳳戎服踞坐，劉望之拱手，亦即下座，語多桀驁，然終不加害。翼日，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其清，其清恃其眾，終無降意。及戊午，川督勒保攻三槐於安樂坪，數日不下，策無所出，乃復令劉赴賊營招撫。時劉已由南充令驟遷建昌道，三槐侍前此出入大營無忌，約重質，始出。勒乃令前隨劉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，三槐遂詣軍門。後俘至京，延訊，供「官逼民反」。上曰：「四川一省，官皆不善耶？」三槐曰：「善者惟劉青天一人耳！」自三槐被擒，他賊首疑憚不敢出，故功不時就。而賊卒深信劉，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，皆遣散歸農。

百菊溪降張保

百菊溪尚書齡再任粵督，時海盜充斥，遣臬使溫承志、朱白泉入盜艦，說匪首張保降，保觀望未決。朱覘知其妻鄭一嫂頗勇健，為保所畏，乃設法說之。鄭慨然曰：「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賊耶？」遂謂保曰：「向來海上諸雄所以能肆掠者，因督臣懦弱。今百公健吏，反前所為，必欲盡殄黨類，以報天子，若不及早稽首軍門，其兵朝暮下，妾不欲與君同為齏粉也。請斷決，各行其志。」保懼，遂降。

龍么妹有將略

龍么妹者，貴州水輿土司龍躍妹也。文襄公勒保征仲苗，檄調土兵，躍病，命么妹馳抵軍門。么妹年□八，長身白皙，有將略，出入矢石間，每戰必捷。時大興舒位為勒記室，勒為么妹執柯，將歸舒，舒婉辭，因作詩以紀其事。

強忠烈首破李文成逆謀

嘉慶癸酉，有天理教匪林清之亂，滑縣令強忠烈公克捷實有社稷功。強初蒞滑，有退吏方頌繫，白其誣，出之。吏感激，思自效，誦逆謀以白強。強密申太守，請調兵為備而後擒之，太守不應，且屬毋張皇生事端。再申，又不應。九月，匪載兵二車入滑，強知事急，又以申於守，答如前。強曰：「兵不得調矣。」顧其下，「吾欲遂擒之，何如？」吏役多感強，願盡力。遂突入李文成舍，繫而歸。文成，賊中渠惡，主滑事者也。強坐堂皇，嚴詰謀叛狀，暴笞，斷其脛。文成及其黨二□四人皆具服，乃鑄之獄。

賊夜劫文成出，遂舉事，強聞變，率吏役禦賊。巷戰良久，賊益眾，吏役爭擁強出城，將奔開封，求擾兵。且至封邱，封邱令全福勸少休，飛騎白太守。守曰：「吾聞滑破，謂令死矣。已申省，強君義當死。」全福匿郡檄，從容語強：「聞賊據滑，勢張甚，非厚集兵力不能擊。滑旦夕不得復，奈何？」強大慟曰：「城不得復耶？吾死後矣！」起立，問：「有朝服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朝服至，乃望闕北面再拜訖，為書致其同年席元榜，屬善教二子。論二子事席如父，賦詩一章，謂吾必為厲鬼殺賊，乃縊。時後城破三日也。

楊忠武用兵心術專一

楊忠武公遇春，髯長三尺許，經大小二百八□餘戰，無不身先士卒，未嘗受創。嘗云用兵須心術專一。平張格爾凱旋，兵初過州縣，橫甚，毆知縣。報聞，反見責。楊意不謂然，比至，捆責帶兵官各四□，受責者五□餘人，斬毆官者以徇，兵不敢復譁。在固原任二□餘年，每營簡練精壯三百名，以擡礮列前，繼以鳥鎗，□人一長，習進步連環鎗，以次弓箭刀矛，噴筒火彈，層層護之，用馬隊翼於左右，曰「速戰陣」，稱勁旅焉。

楊嚴於訓子，其論大兒國佐云：「現在川中永北，保夷不靖，將來制軍必然前往邊界，督兵勦辦。如有此信，我舉家大小受恩深重，爾自應告請帶兵，跟隨前往。爾此時年正強壯，正可操練本事，學習見識，萬不可賦閒。即如帶兵打仗，全在鼓勵士卒，駕馭得宜；籌糧散餉，時時調劑；賞罰公正，同受甘苦，方能收攬其心。對敵打仗時，旋探旋進，切不可大意。若能平日恤兵，兵亦願將，同心協力，自然所向無敵。至於打仗之法，務在迅速，隨機應變，不可遲疑。為將領者，首以地利為重，次要眼力照料得準，腳跟站立得定，切不可少有畏怯。必須身先士卒，人人自必奮勇直前，一鼓作氣，斷無不制勝之理。若一味自恃勇敢，敵一人者也。此中機宜，要爾審度，切不可看奇門及行軍寶鏡，拘定時日，坐失事機，關係甚重。吾一生全不講究此等學術，全靠心術專一，上可以對天，下可以對家，此係我平生得力之要法，未嘗不屢戰而屢勝也。要爾領略諸事，謹慎而行，方可以仰報聖恩，並可以副我期望之苦心，爾亦不枉作將門之子也，爾其勉之！」

王廷贊以石子擲回

回人蘇四□三之亂，攻蘭州城甚急。西門外即黃河灘，多石子，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，回至，擲之，故不得近。回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，已至城內矣，實火藥其中。方燃藥線，忽大雨如注，線溼不能發，遂止。於是恨神不佑，盡拔其鬚而去。

長齡勾攝張格爾

回匪張格爾作亂，陷四城，以大學士長齡為揚威將軍，率兵征之，收復四城，擒獲張格爾時，適為道光丁亥除夕。長奏凱，有句云：「開九重之閭闔，歡傳鳳閣椒花；聽萬里之鐃歌，喜溢龜山燈火。銀旛綵勝，祥光爭耀於紅旗；玉燭金甌，瑞氣常凝於紫陸。」

先生，格爾潛逃，有議請割棄四城者，有議屠戮叛眾者。長以四城失守，援兵未至，且出卡即外夷部落，脫使群起疑懼，是為張添羽翼，而與四城為勁敵矣。於是發從者使出卡，眷屬得免緣坐，藉以勾攝張，卒入卡就擒，人莫不服籌畫之善。

王廷蘭獻策

鴉片之役，闕於廣州，英船乘潮進港，擱淺數日，不能動。王廉訪廷蘭請以快蟹艇四面圍燒，必無所逃命，大吏聽之而不從。他日，義律乘輿出入廬市間，王曰：「及此，遣敢死士□數輩，直前擒之，特囊中物耳。」當事以時方議和，止之。英人之趨烏浦

獵德也，列艦六□有九，香港氈帳，去其大半。王欲乘香港空虛，以一軍襲其巢穴，而別用重兵守泥城，俟其進省河，游兵與戰。急選精銳，由花地斷其後路，使其四面受敵，首尾不相顧，可一戰而破也。大吏復斥為書生之見，不聽。

王有寄閩督顏制軍書云：「提庫中之黃籙，惟有心酸；樹城上之白旗，能無髮指！廷蘭承乏此地，想亦在眾人清議之中。然實有不可活、不得死、不敢病、不能去之苦衷，袖手捫心，可為痛哭。所慮者，一蹶不振，從此為外夷所輕。更恐無賴匪徒，漸生內地，側身四望，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？」後數年，竟有粵西之變。

葛壯節緝賊神算

葛壯節公雲飛治水師時，捕海賊最力，以海為家。某年歲除，將士方休，忽下命巡海。揚帆掩旗鼓，直搗某山，圍其島，盜方酣飲，盡縛之以歸。歲旦，僚屬集署賀歲，聞入海捕盜，皆大驚。已而葛至，馬前繫大盜數□，付有司詰問，斬之，而以所得器用財貨散士卒，皆叩頭轅門，歡聲雷動而去。或請其故，則曰：「海魚最細者出某山下，近吾訪諸市而無之，此勿賊藪，故漁舶不敢前。異時捕之，徒多苦我將士，又散走，難盡獲。歲暮，海賊必聚窟中，且料我必不出，不設備，故可拚而盡也。」

葛嘗偽作商舟以誘海賊，擒刈極多。賊中為之謠曰：「莫逢葛，必不活。」子以敦，征粵寇有功，能以匹馬出入賊陣，賊屢披靡，呼之曰「銀鎗小葛」。後亦殉難。

葛壯節妾有膽略

葛壯節公多姬侍，其一亦山陰人，貌尤美，容止閑雅，有膽略。聞壯節陣亡，集諸妾，率殘兵，乘夜入英壘，奪尸還，葬之。

齊慎為將帥才

嘉、道名將，楊忠武而外，必推新野齊勇毅公慎。回部之役，回人讐楊齊威名，稱忠武曰「哈薩諳班」，而稱齊曰「馱龍諳班」。「哈薩」，漢言美鬚髯，「馱龍」，漢言虎也。忠武請老，宣宗從容問異日如有軍務，武臣中誰可繼脚者。忠武奏：「齊慎，將帥材也。」道光辛丑，為參贊大臣。聞命，即率親兵馳赴廣東。比撫夷議成，他將多以軍士積勞呈請獎勵，獨自憾無功，不為麾下請一錢賞。其得勇號也，御筆親改為謙勇巴圖魯，世以為謙字尤不媿焉。

琦善用兵有神算

粵寇之役，琦善以勳貴督師，而頗能用兵，有神算。一日將戰，夜召一將至，授以函，曰：「率兵五百赴五里外某地古廟中開看，限三鼓必到！」將如其令，至廟開視，則片紙書廟後有火箭數箱，運至某地即回，不得久停。將如令，事竣而回。又召數將，各授以函，均限以時地開看。最後，召一將至，令曰：「汝明日率兵五百赴某地，與敵戰，惟宜敗，不宜勝。俟退至某地，聞炮聲起，方許奮勇殺賊。」將亦承命去。明日午前，琦令親軍差弁數□人攜銅炮一，赴距營數里外之一高阜，支胡而坐，旁列銅炮，軍弁隨其後，琦時以遠鏡窺視。日將午，眾遙見一將率數百人與寇戰已敗而退，距高阜且不遠，群至一窪處，兵乃立定，寇圍之數重，漸逼漸聚，眾咸慄慄。琦乃徐下令曰：「開炮！」眾應之，迨銅炮轟發，忽見窪處煙火突起，火箭四發，圍中將卒勇氣百倍，突圍欲出。寇圍外伏兵盡起，內外夾攻，寇遂大潰，官軍獲全勝。

江忠烈主截擊

新寧江忠烈公忠源，初知浙江秀水縣事，卓著循聲。丁憂歸里，會粵寇勢日張，江出，參副都統烏蘭泰軍事。所率團練兵皆散募，激以大義，咸奮勇願死敵。時朝命協勦廣西，諸將怯懦，皆主尾追，雖向忠武公榮亦如是。江獨曰：「隨賊東西，將無已時，此非截擊不可。」諸帥皆曰：「寇勢盛，不宜藐視。」皆不願行。江再三言之，乃曰：「君等既如是言，請自為之。」惟烏深睡江說，遂與之同繞出寇前，截諸簑衣渡。時兵僅數百，烏兵亦不多，而寇勢方盛，一戰，烏歿於陣，江為鐵桿傷腕，墜馬，兩親兵掖之去。江復追扼道州，道州已陷。又至省助守，俄而寇又至。時城外石馬鋪，有河南、陝西兵各數百，寇掩至，不及戰，悉降，咸被屠。前隊至，城中猶未覺，羅繞典乘肩輿出城，數□武，始覺，乃倒抬而入。時城中大帥多而不一，江請於諸帥曰：「南城外有小山，尚可守，宜速扼之，則西北角運糧猶可通。如被合圍，則難守矣。」眾帥相顧，莫肯往，因即委江。江率所部兵三營前往，城由是得固守。

某學使運石填城

咸豐壬子，粵寇圍長沙，令礦丁掘地道，道成，轟塌城□餘丈。鄧某時率鎮軍兵六百人馳往堵禦，屢遏退之。缺處近學使署，署中積錢可數千緡，學使急募人運石填城。運石一塊，給錢千文，於是人爭運石前往。時鄧軍與寇抵拒，兵寇扭合持戰，猝不可分，或陷入缺中，築城者不暇問為兵為寇，即并築其中，卒不得逞。後修城，得骨甚多，乃并葬一墳。

溫壯勇能用民團

咸豐癸丑，粵寇陷金陵，分黨攻六合，知縣溫紹源詢於民曰：「吾聞粵賊所至，殺掠甚慘，與其束手受屠，不如殺賊而死。今與諸君約：能殺賊者，奪得賊所掠物，任自分之。」六合民素悍，一呼而集者萬人，是為民團。寇以六合下邑，不設備，大敗而去，溫以所獲輜重頒之於民團。團既獲利，又知寇伎倆，氣益壯，每至，民團輒敗之。一日，偃旗息鼓，乘黑夜薄城，而民團未之知。豎雲梯，將登城矣，居民登城視之，始知有寇。出追之，大得所棄財物軍仗。前後六犯六合，皆不克。溫擢至道員，加布政使銜，仍權六合縣事。既而託明阿忌溫威名，疏劾溫縱民團肆掠，坐革職，發往軍臺。何桂清方督兩江，疏言溫實有功，請免發遣，仍令守六合。

李素貞諳兵法

唐縣李方伯孟群有女弟素貞，知書工騎射，熟諳孫吳兵法，窮究天文占驗之學。咸豐乙卯，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，督師討粵寇，招素貞至軍，畫策決勝，累建奇功，殺賊踰萬。方伯常勦寇失利，被圍□數重，他將瞠目束手，不能相救，素貞怒馬獨出，突圍而入，手斬數□人，護方伯歸，甲裳盡赤，群寇注視，驚為天神。後某中丞攻漢陽，城堅不能下，素貞與方伯謀，欲夜襲之。孤軍深入，中伏，救兵不至，遂戰死，年二□餘耳。後二年，方伯亦戰歿於安徽。

塔忠武論兵事

塔忠武公齊布初官湖南守備，以粵寇北犯，知湖南必首受其禍，上書駱文忠公秉章，論兵事。文詰倔，幾不可句讀，駱不解，揮之去。明日又上之，適曾文正公國藩至，亦不解，異而呼問之，則言之了了。曾知其可大任，乃勸駱，姑付以一軍。既奉命，即赴校場，植四旗於地，令曰：「有能先奪此旗者為哨官！」果有四人起奪之，即授哨官。又植八小旗，令曰：「奪此者為隊長！」頃刻而布署定，遂於是日率其眾，就校場操之。不逾月，寇至，出戰，即報捷。駱賞其功，延飲於節署，親為執控以謝過，自是而塔名遂振。

周天爵為真將軍

東河周天爵以縣令起家，洊至湖廣總督。緣事鑄級，再起漕督。辭皖撫，以兵部侍郎銜專辦團防，積勞卒於潁州途次，予諡文忠。

陵遐林之變，省垣失守，全皖搖動。周不動聲色，四面兜圍，未□日，渠魁授首。嘗使主簿包曜升、游擊劉玉豹往東南一帶會勦，包奉檄，不俟劉，領百餘兵先行，甫半途，猝遇賊伏，大駭，棄輿奔，鄉兵陣亡二□餘人。周聞，大怒，立縛包至，命正法。包叩頭乞哀，周怒不解，命人弛包褲，重責五□，逐之。時侍立文武員弁數□，咸股慄舌擗，曰真將軍。

張忠武用兵神化

張忠武公國樑在軍日久，其用兵神化處，遵古而不泥古，雖老將莫測。當金陵長圍初成之時，兵多調援在外，不敷防護。圍東角為粵寇所必爭，以副將馬得昭守之，馬又赴援揚州，大帥以此地為憂。張笑曰：「某往駐三日，可無虞矣。」即率親健五百人往，別遣將馳太平，聲言調大礮，令諸將三日毋見，以大黑布幃里許。四日，幃撤。及返，群視之，乃於幃中又濬一深溝，架以竹

浮橋。距溝□餘步內，築一高土臺，上設萬餘斤大礮三尊，旁羅數百斤礮□尊，覆以草屋，蔽以草簾，令心腹將守之，授撥卒三千，凡傷老者，須歸此營。旗幟亦蔽，寇覘之，疑而返。及大軍潰，四圍皆破，此地獨全，寇仍不敢近。久之，黠者自礮後撼之，隨手而落，始知其為土砲也，大歎服。

包立身避實擊虛

咸豐庚申，紹興全郡悉為粵寇所據，而諸暨之包村，獨堅守不破，則包立身守之也。初，包既被困，求救於蘇松太道應寶時，應謀於屬，誰可使者，馮某自白，與包有雅故，願受命。時粵寇圍包村者□重，馮歷數險達包所，包甚喜，留之，為言「大兵急至可救，吾力可□日守耳」。乃導馮觀其營壘，略似八陣圖，為指畫攻守。方語未畢，急勒馮倒地，則飛彈簌簌掠面而過。包曰：「是敵中某酋號神槍者也，謀吾者數矣，惟吾能避之。」馮宿其營，一夜凡數徙。一夕倏起，令軍中急備，謂西北有非常。俄寇果衝西北，有備而返。其營外環之以濠，設機奔其上，有採者入，輒覺，往往殺其人。擇面似者教以術，即使探敵情，得其虛實，避實擊虛，無不得利。一日召馮，泣曰：「吾事不濟矣！寇嘗啗我重利，欲我不為梗，吾不許。茲空紹興一府眾來，決一戰，吾力已疲，且不忍重傷我鄉人。吾去矣，兄欲去，則請今日即出。」馮效寇裝，指其途而別，遂不知包所往。

洋將亦為我用

咸、同間，粵寇擾江浙，大軍有參用西法訓練兵士者，如常勝軍等是也。戈登、華爾、口丟樂德、買忒勒等，皆戰功卓著，有聲於時。華爾陣亡，遺命以我國官服入殮。買忒勒頗讀我國古書，同治壬戌，攻紹興，亦殞於陣。買在營時，一日，寒甚，某牧冒雪訪之。入門，買循西例，與之握手而言曰：「北風其涼，雨雪其雱，惠而好我，攜手同行。」

劉忠壯從軍□八年

咸、同間，湖湘多將才，願求其結髮從戎，轉戰□四行省，平粵、捻、回與亂事相終始而功尤獨偉者，則湘鄉劉忠壯公松山無與比矣。

劉自隸老湘營，百戰江皖，及保垂危之秦，救不支之晉，又宿衛畿甸，以步當馬，為天下先。凡從軍□有八年，僅歸省親一次。年逾三□聘婦，二□餘年未娶。婦家議送女至軍中，而又馳驅無定所，妻父乃攜女歷西江皖楚，居二年，皆弗值。及後，僑中州以待。劉既平捻賊，以回亂援陝，道出洛陽，始成禮。會羽檄日數至，居旬日，即投袂行。自是遂靖節西陲，不復與家人相見矣。

僧忠親王行軍得民心

忠親王僧格林沁蒙古科爾沁郡王，以功晉爵。軍行所至，深得民心。咸、同間，捻匪為亂，駐兵山東數年，捻所至，必追蹤及之。首令保護百姓，故民皆仰之如父母。中丞某設筵饗之，甫入座，忽喧聲沸於門外。命視之，云：「某村因捻至，赴訴於王。」王自座起，呼馬，中丞請稍餐，王不及待，即於席次懷饒首數枚而去。

歐陽小岑主移營東流

湘潭歐陽小岑與曾文正公同年至契，以文章幹略，聞於當代，著有《兵要輯覽》。文正困於祁門，強請小岑至營，商推要政。小岑問道訪之，適朝旨切責文正勞師糜餉，致休寧久不能下。文正愧奮，將自攻之，而以大營事屬小岑管攝。已而文正被圍，募人賈密書乞援。小岑為急調鮑超兵救之，遂主張移營東流，俾可遙制安慶，文正從之，得奏大捷。

王壯武善以少擊眾

王壯武公鑫精通戰略，屢以數百人破湘、粵間之粵寇數萬，寇號為「王老虎」，望見王幟，即驚呼曰：「王老虎至矣！」咸散去。

其治軍，以訓練為急。所部壯丁，習刀矛火器之暇，以《孝經》、《四書》轉相傳誦。每營門夜局，書聲琅琅出壕外，不知者疑為村塾也。部勒營陣，皆用己意。點名時，輒鼓吹升座，軍麾所至，恒以忠義風動其民，能使頑懦感悟。江西撫、建各屬士民，稱為恩人，呼為青天。臨戰則自相糾集，負荷裹糧，候指搗。每當敵至，先一日，傳各將弁席地坐，出輿圖指示：某路宜迎，某路宜伏，某路宜守，某路宜抄，各聽其意自任之。明日無一違者，往往獲勝。軍行嶺嶠間，仄徑崎嶇，王喜乘二人肩輿，每疾行出寇前。登山嶺，手一旗以指揮，分路進攻，無不如志。嘗曰：「昇吾之四大轎夫，親見吾之指揮應變，日久遂習知戰略，他日此四轎夫，必為一代名將。」後果如其言。四人，即張忠毅公運蘭、蔣果敏公益澧、劉忠壯公松山也，其一則佚其名。

王為羅志節公澤南門下士，羅嘗講學湘鄉山中，專言性理，聚生徒數□人，暇則教以戰術，及技擊、劍術、超距之屬，整隊為戰陣，以時演習。時人咸訝為狂，羅曰：「不然，不出數年必大亂，不可不先修武備。」王時年少，而性最剛猛，習之尤勤。羅曰：「吾門下能為名將者，其王生乎！」曾文正公治團練於湘鄉，湘軍大興。羅率王及李忠武公續賓、李勇毅公續宜諸人出，部勒軍伍，始議東下。王時在軍中負氣，好大言，文正懼其浮夸僨事，不欲多予兵。而曾所拔用者，爭自請隸門生籍，文正尤欲得王為弟子，王獨不肯，曰：「吾師惟羅山一人耳！」文正大悲。王初出，輕敵軍，又不素練，獨率千餘人，先進屯岳州。會粵寇前軍大舉上犯，眾至數萬，王接戰不利，援兵又不至，不得已，棄城去。中途遇伏，大敗，部卒略盡，僅以身免。文正大怒，欲戮之，左文襄、郭筠仙力救，乃止。

岳州屢失守，文正未措意。王獨奮然曰：「岳州為湖南門戶，何得置之？」遂毅然以二營兵駐守其中。俄而寇大至，兵少糧絕，幾瀕於危。文正遣礮船往，欲援之使出，營哨官欲請遷避，而憚王不敢發，兵眾稍稍移就東城。王怪詢故，部下白言兵眾飢疲，欲就船狀。王知不能強，而恥於前說，急拔刀欲自刎，部下救之，得不死，遂登船去。後文正督師出征，王請從，不允，曰：「是好為大言者，必無用。」因汰王軍，王曰：「渠以我未隸門生籍也，故齟齬至此！」左文襄言於湘撫，以王別領一軍，討土寇。每戰必捷，左欲增其軍為萬人。王笑曰：「吾得三千人，可橫行天下矣！焉用多為？」王用兵，善以少擊眾，所向克捷，聲施赫然，出文正軍上。文正方困於江西，前後被重圍，急召王赴援。王辭不往，以書報之曰：「吾不復為公所屬。」文正歎曰：「有良將而不知用，吾之過也。」

黎太守母指授方略

同治初，粵寇擾江右，南安戒嚴，知府黎兆棠請其母馮氏出城暫避，馮怒叱之，出簪環犒士，並指授方略，命兆棠登陴死守，寇攻益急，則率鄉兵開城出擊之。屢挫狂寇，郡城獲全，馮力也。巡撫沈葆楨以聞，得旨旌獎。

胡文忠論捻

胡文忠密陳河南捻匪情形一疏，有云：「計近二年來，每年春仲秋季，兩次出巢，大掠河南。本年秋冬，將及湖北之襄陽、漢陽、德安等府，又必擾入陝西、山東、山西等省，再一二年駸駸而及於附畿州縣矣。腹心之患，此為最大。」又云：「臣非僅為襄漢等府作自保之計，為憂危之詞也。臣極知所言越分，特以臣今日言之，已無救於河南，臣再默而不言，則五省均將受害。使臣言而不中，則固北路五省之福也。」

胡文忠用多隆阿

胡文忠公權謀機警。當楚、皖危急，粵寇陳玉成糾合捻首張洛行等□餘萬人圍擾太湖諸軍，念前敵無統率，號令不齊，而自駐英山後路，兼籌糧運，勢難前行，特奏派都統多隆阿為總統。曾文正公時駐宿松，甚不然之，以書力爭者，日凡三四，文忠卒持之。嚴飭諸軍統領，遵多調度，違者有功亦罪。時統領鮑超尤驍悍，唐訓方、金國琛才望亦不相上下，卒賴多四面經營，大破粵捻於太湖潛山一帶，追至安慶、桐城，兩路分駐重兵，皖事大定，楚邊始得稍息，文正亦甚服焉。文忠嘗笑調僚友曰：「滌帥之意，恐驕多而失眾心，實則事定後，行止在吾，吾假此濟急耳。」其後多駐桐城，仍統所部，與諸軍絕不相關，然感文忠特甚。

孫紹襄以兵法部勒鎗船

孫金彪，字紹襄，吳江之盛澤鎮人，張勳果公曜部將也，少以勇俠稱。父曰孫七，精拳技，恃博為生，有鎗船四五艘。七死，奉金彪為主，能以兵法部勒其眾。咸豐庚申四月，粵寇踞蘇城，盛澤鎮有富人黃某者，慮寇掠鎮，密款嘉興之酋，得檄保民。時江浙商販自上海出入寇中者，輒以盛澤為中樞，鎮益富。鄰鎮有巨猾名法大者，聞盛澤繁盛，率鎗船百艘至，冀大掠。黃大恐，沈玉叔調黃曰：「欲除法大，非金彪不可。」黃設筵款金彪，金彪諾。

會有巢湖幫千人，以避亂至鎮，金彪得其助，以與法大戰，擒而磔之，盡奪其舟，於是設保衛局，集鎗船團練為戰守計。金彪勢大盛，在蘇之粵寇亦莫敢犯。同治壬戌，李文忠公克吳江，金彪以保衛功授千總。旋從張勳果至陝，積戰功擢提督，授陝西漢中鎮總兵。

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勢得士心

同治癸亥月，程忠烈公學啟攻圍蘇城時，所部三餘營，人數不足二萬，而粵寇在城者二餘萬。忠烈於城外諸山聯翩立營，樹以旌旗，令各營將士分番出入，或分日移駐，時見灶煙突火，寇瞭望，不知多寡，震懾，約降。往來其間者，提督鄭國魁也。寇必欲要忠烈面議，忠烈慨然往。要以三事，亦允之，降計始定。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後納忠烈所部龔副將營中，至期，忠烈密布方略，逮寇魁六人至營，文忠接以溫語。將入宴矣，左右報有廷寄，文忠起曰：「速請程軍門陪客。」文忠起，忠烈入，麾勇士直前擒斬。其一縱步出帳，追至濠邊，始獲之。忠烈旋鳴鼓統師入城，駐守各門，派諸卒分走街衢，大呼曰：「逆首詐降，已伏誅！脅從無罪，各閉門守，出即殺！」令下，無一人探首出聲者。旋呼男子投器械，分門出，各以將士監之，留營者入伍，歸籍者資遣，悉聽其便。未踰三日，城中無一寇蹤，所餘者婦女五六萬而已。當寇魁五人伏誅也，計甚祕，國魁亦不知。

忠烈初隸曾文正公部下，從克廬江、三河，聲績已著。一日，文忠將援上海，議招忠烈同行，屬孫雲錦探之，忠烈慨然曰：「某受曾公厚恩，義當終始。然下游亦國事，且熟習下游情形無如某者，曾若允行，願從之。吾輩皖人，入湘軍，終難自立。丈夫當別成一旅，豈可俯仰因人？」孫頷之。文忠遂商於文正，舉為前鋒。文忠問人吳方略，答曰：「下游水鄉多橋，有一河即須一營，有一橋即須一將。得營得將，何事不成？」及功績大著，或問其學何兵法，答曰：「先有事，後有法。何今何古，在相地勢得士心而已。」

忠烈軍法極嚴，入蘇時，禁當街馳馬，犯者立斬，即文忠親軍亦不恕之。其謀斬蘇城降寇，文忠踟躕三晝夜，不能決。忠烈以去要之，始定。惟性嗜殺，論者少之。然蘇城降寇所約三事，曰留半城屯其餘眾；曰編定百營照給餉；曰受翎不薙髮。此何可從？蓋寇自有取死之道也。

鮑超善用游勇

鮑超，四川人，短小精悍，膽略過人。咸豐初，入礮船為兵，一日，某撫軍失利，危急，偕江干，負而渡之，撫軍記其姓名。又一日，巡水營，招之曰：「誰是鮑超者？」鮑對曰：「小卒是。」始知前所渡者撫軍也。保以營官帶陸路兵，臨大戰，身先士卒，所向無前。自楚皖達三江，復城池及諸隘口以百數，粵寇聞風披靡。他軍假其旗號，隔數百里即逃矣。

鮑本胡文忠部曲，其鄉人李申甫，曾文正門人也，為薦之於文正。未幾，由文忠給咨，詣文正大營。初進見，文正以兩營相屬，鮑少之，退而言於李曰：「曩胡帥之遇我也，推心置腹，視諸將佐有加。兵若干，餉若干，凡吾陳乞，不吾稍靳也。吾兵有功，則賞賚隨之；有疾，則醫藥立至。吾乏衣甲，帥解衣衣我；吾闕鞍馬，帥易騎騎我，以是感激，遂許吾帥以馳驅，而所向亦往往克捷。今曾帥，未若胡帥之待人以誠也。且兩營，何能為役？君愛我，速為我辦咨文，願仍歸胡帥。」李溫語慰勸之，為言於文正。文正曰：「鮑某未有尺寸功，何遽嫌兵少？姑先率兩營。儻稍著成效，雖倍之，吾何吝？」李再三言之，乃得加一營。覆於鮑，且語之曰：「吾師待人，未遽不如胡公，特初至，未款洽耳。姑少安，觀其後。」鮑意未慊也。

明日，文正招鮑飲，延之上座。文正嗜豬脾，譙客則設之，而佐以雞鶩。席間，鮑屢言兵少，文正輒曰：「今日但鬯飲，且食豬脾，勿言兵。」於是舉杯相屬，殷勤勸進，鮑竟不得復言。退而又謂李曰：「曩胡帥譙我，皆盛饌。寧為口腹之欲？禮重也！今願以豬脾佐酌，此固養賢之大烹耶？幸賜晤對，又不令盡言，僕武夫，安能鬱鬱久居此？君速為吾辦咨文，願仍歸胡帥！」李又慰勸之。俄警報至，粵寇撲某城急，文正檄鮑赴援，大勝而歸。文正亟獎藉之，立加數營，禮貌優異。自是始絕口不言去，而文正亦甚倚重之矣。

蔣果敏軍用五色幟

同治甲子，蔣果敏公益澧之復杭州也，其駐師，西南則清波門外翁家山，東北則錢塘門外寶石山。時城中粵寇尚萬，蔣僅二萬人，亦號萬。為五色幟，衣亦異色。使二萬人繞蘇堤，自北而南，日二番，番必易衣幟，若為有萬人者。粵寇不審虛實，且日憂無給，遂潰。

唐忠壯日巡諸營

唐忠壯公殿魁身長八尺餘，威稜可畏，終日不言笑，坐帳中，所部出入，無敢直行者。與部將議事，是則溫言慰之，非則怒目斥之，頃刻而恩威互變。然洞悉艱苦，體恤隱微，人以是畏而感之。日巡視諸營，或馬或步，無定時。至則與將弁勇夫雜坐同餐，有如家人。見槍礮刀矛器械，必反覆省視，損者立修補，不齊者立責斥，或自為磨治以導之。將弁有臨陣勇往者，立言於主帥，超拔之。暇日與談家事，時有緩急，別資之，不留私財。

唐初充營官，李文忠督諸軍圍常州時，值程忠烈初亡，粵寇悍黨麇聚，則分數營奔牛以遏其援。忠壯任其事，而洋將白齊文忽反助寇，以輪船入內河攻奔牛營，忠壯固守數日，糴米子藥幾盡。募健卒，泅水乞救，文忠派營將黃桂蘭裹糧攜藥，與忠壯會合，亦入圍，不得出。忠壯懸重賞，得死士，乘夜懷巨釘，潛赴輪船釘礮眼，即大出隊，以火箭噴筒環燒之。白齊文不知所為，棄輪舟而遁，寇驚退。不數日，常州克矣，時同治甲子四月也。文忠奏褒其功，以唐、黃百戰之將並稱。然黃非唐比，略與多隆阿相似耳。

陳國瑞以少擊眾

陳國瑞戰術，善於以少勝眾。每率數百人擊寇，寇見其寡也，圍之數重，國瑞乃號於眾曰：「拉起來！」所部遂列成一長方式，人各向外，已居中，指揮刺擊。使圍漸逼緊，復號於眾曰：「衝！」於是數百人面面突圍而前，悍不能禦，寇每潰敗。

陳每戰，則短衣草履手械，與所部同。手自殺寇，寇從不知其所在。惟喜以紅色臨敵，輒令士卒多掣紅旗。寇與戰久，見紅旗，即辨為陳軍，恒有未戰先卻者。

鄭紹宗方曜勇悍善戰

光緒初，粵有兩福將之稱，一謂陸路提督鄭紹宗，一謂水師提督方曜也。鄭初從粵寇，為陳金剛部下之健將。有軍師孫某，詭譎多智術，至為陳所信任，【陳破廣西賀縣後，以李氏宗祠為王府，門前署聯云：「王者命自天，誰敢化蛇當道；英雄居此地，何妨捫蝨談兵。」即孫所撰。】與紹宗素不睦。城破後，爭一女子，卒為紹宗所有，愈不能平，時媒孽之。紹宗屢立功，不得賞，心已怏怏。會因言事爭執，孫嗾陳鞭之，紹宗益憤，遂乘間刺殺陳，並殺孫，以降於官軍，隸金統領麾下。主將愛之甚，乃易從主將姓。積功，官至提督，始奏請歸宗。

鄭居官久，立功甚多，尤長於捕盜。嘗練兵一營，曰組靖營，約束極嚴，尤能與士卒同甘苦，故士卒樂為所用。時水師提督方曜之下多潮勇，無紀律，時出肆擾。然其勇悍善戰，乃與組靖營同。

馮子材諳悉邊事

馮萃亭官保子材，嘍哨宿將，諳悉邊事。自平李揚材之亂，久鎮邊關，眾心積附。張靖達公撫桂省時，奏令回提督本任，與提督黃桂蘭代統防營。光緒甲申、乙酉間，法、越事起，馮告病回籍，黃補提督缺，而邊事益不可問，黃亦坐罪自斃矣。

吳大澂撫韓邊外

吳大澂嘗以奉吉林平寇之命，至吉林，以單騎入韓邊外寨中，曉以大義。晚宿韓所，約同至官軍營，韓有難色。吳曰：「吾孤子一身，人君寨不懼，君獨懼我，是疑我也，請嘗白刃！」韓感其誠，許之。又越日，偕至官軍營，遂釋怨息兵。在吉久，見寧古塔草深丈許，向不產五穀，吳曰：「穀，草木類也。草木蕃殖，五穀當亦然。」招河朔老農，搜其農具而墾荒焉。

李文忠論以毒攻毒

李文忠之將薨也，嘗言曰：「俄之伸勢於滿洲，不妨袖手觀之，蓋日本必不甘默視此封豕長蛇之侵略者。時機既至，勢必起而相戰。兩虎爭鬪，彼此皆疲，是即可乘之會也。宜借歐美之力以恢復之，此即以毒攻毒之妙法也。」

馬玉崑論外兵

馬玉崑嘗與於光緒甲午中、日之戰，遂習知外人堅脆。嘗曰：「列國軍士之有智慧有法紀，雖其將死而指麾自如者，以德、法為最，英、日次之，俄乃最下。俄之軍士，其能力無以加於我國，惟將校稍勝耳。倉猝遇伏，將校既殲，行列自亂。又克城以後，往往四出擄掠，大將本營或空虛無人，出不意襲之，往往轉敗為勝。日本之兵，果銳為諸國最，其耐久戰之力，德、法、英、俄皆不及也。而器械之銳利，動作之敏捷，遠不如德人。故論列國之兵，法人詘於體，久戰先倦；俄人詘於智，失將先亂，皆非不可勝者也。今日我師雖非甚精，然以抗俄人，尚足取勝，惟俄人兵數多而鐵道便，彼以眾來而我以寡當之，此其所當躊躇者耳。」馬嘗以此言力陳於當道，皆不省。後卒有日、俄之戰，其勝敗，一如馬所預料。

黑丫頭負殊勇

齊王氏有先鋒曰黑丫頭，負殊勇，每戰必先。某監司之從僕皖人裴某，能手舉五百斤，常以自豪。一日，川督勒保議出隊，裴出，跪帳前，願殺賊自效。勒壯其膽，令帶百人往，及獲勝而歸，則賞六品頂帶。越月，方出隊，遙見一女子單騎持槍至，裴以其女子也，漫視之，策馬直前，舉矛刺之。女略一舉手，裴已墮溝，見女下騎搜覓，亟躍起，以矛刺其喉，女乃仆地死，旋斬其首以歸。同列見之，驚曰：「此即一日手斬兩總兵之黑丫頭也！乃為若所斬！」獻首於勒，勒大喜，超擢參將。

蕭三娘能馬上指揮射

粵寇軍中有蕭三娘，號女元帥，或云即朝貴妹也。年二□餘，長身猿臂，能於馬上指揮其眾，且能左右射。咸豐癸丑三月，陷鎮江時，嘗率女兵數百登城，勇悍過男軍，當者無不披靡。洪秀全妹宣嬌，亦嘗騎馬臨陣，與三娘同，惟從壁上指揮，不能交鋒。